1980年新青節：讓世界成為一家人

我出生在義大利貝加莫（Bergamo），有著堅實基督徒根基的幸福家庭裡長大，四個兄弟姊妹中排行第一。17歲那年，我還在讀高中，也投入堂區的活動。我熱愛學習，幫助別人，也參加登山運動。我有很多朋友，在信仰上有非常豐富的經驗。正如當時他們曾那樣說，我是一個「乖孩子」，但是……我總覺得自己缺少了什麼東西似的。我想要一些更美麗、偉大和真正的東西。

義大利經歷過艱難歲月，有「紅色旅」（Red Brigades）發起的刺殺未遂事件，以及就業危機。我的父親從事金屬工藝方面的工作，因為工廠倒閉而失業了。此事的不公義以及社會衝突讓我感到困擾，但我也能感覺到要更新社會。我花很多時間和朋友交談、辯論，但只給內心留下更多空虛。

有一天，堂區的一個女孩阿妮塔（Anita）邀請我和妹妹去參加在羅馬舉辦的新青節（Genfest）。她告訴我，我們會遇到來自其他國家的幾千個年輕人，還有教宗。阿妮塔有點特別，因為她的眼中閃耀著一種特別的喜樂和真誠，就像堂區裡的其他人——神父、兩位教理老師和一位修生一樣，她好像有一個秘密。他們總是向所有的人開放，樂意並能夠真正去聆聽。在知情甚少的情況下，我和妹妹，還有來自堂區的100個人登上遊覽車前去參加羅馬的新青節。

由於一場事故因，我們延遲到達弗拉米尼奧體育場（Flaminio Stadium），結果就坐在最高處的最後一排，那裡沒有屋頂。我們離舞臺又很遠。舞臺上有一個標記，寫著：「共建合一世界」（For A United World）。那天下著傾盆大雨，我渾身濕透了。我開始自問，為什麼會答應來這趟旅行。但就在那時，幾個就坐在我們前排的來自瑞士（Switzerland）的年輕人給了我們一些塑膠布讓我們擋雨；他們又給我們食物和望遠鏡，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容易看到表演。我們說不同的語言，但卻立刻明白對方的意思。我體會到自由給予，愛的自由，以及一股強烈的受到歡迎和接納的感覺。儘管下著雨，但舞臺上呈現多姿多彩的舞蹈。我好像進入了另一個幅度。4萬個熱情高漲的年輕人從世界各地匯聚到這裡，他們全都為能真正生活出來的福音做見證。

然後一位個子不高、滿頭白髮的女士走上舞臺。那就是盧嘉勒。我借助望遠鏡看著她。她一開始講話，全場立刻鴉雀無聲。比起她所說的話，她的聲音，她話語中所發出的信念，和她柔弱的外表反差強烈的力量，更讓我著迷。她講到「天主的時刻」，儘管她介紹了一系列的分裂、解體以及人類整體的不團結，但她卻是在宣講一個偉大的理想——合一的世界，即耶穌自己的理想。她邀請我們把神聖的東西帶入社會的生活，帶入世界的人群，就是通過愛。

她的講話只有幾分鐘，但我卻發現自己從未有過的強烈感覺震撼。之後，沒有任何痛苦或困難的事情能夠削弱這個信念——合一世界是有可能的，用我自己的生活去建設，多令人驚奇的可能性！

我找到了！我想要如同盧嘉勒，如同那天下午我身邊的年輕人那樣生活，擁有他們的信德、他們的推動力、他們的喜樂。

第二天是在聖伯多祿廣場（Saint Peter's Square）和若望保祿二世（John Paul II）的那場激動人心相遇。在回家的路上，膽小的我竟問了新青許許多多問題。總之，我想知道他們的一切！

我開始去探訪我城市中的新青，他們告訴我有關他們的秘密，就是熱愛那在我們內和我們身邊大大小小痛苦中的被捨棄的耶穌。我有點明白，我所面對的是對天主的一種徹底的經驗，沒有中庸之道。被捨棄的耶穌在召叫我一切交給祂，跟隨祂。我內心充滿巨大的恐懼。對於我來說，是要求全部，或什麼都不要。

新青節後的幾個月裡，我總不缺少強烈的痛苦和疼痛。但我已經和新青開始的生活，賦予疼痛一個意義的可能，我們中間由具體的愛和分享所帶來的合一，幫助我繼續在心中拓展了不起的冒險之旅，儘管有各種各樣的障礙。我因在我們中間的天主而經驗到這一點——一切都是可能的，人類大家庭合一的確實是可行的。

帕翠佳·貝彤切蘿（Patrizia Bertoncello）